

许凤仪 著

苦爱



南人民出版社

苦 爱

许凤仪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(豫) 新登字 01 号

苦 爱

许凤仪 编著 责任编辑 方亚平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铁道部郑州公安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27000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500

ISBN7-215-02843-7/1·367 定价 8.50 元

第 一 章

—— 午夜，和往日一样，电灯准时准点熄灭了。喧闹了一天的扬州城，骤然变得墨一般的漆黑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一年四季，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除了逢年过节，扬州只有半夜灯火。习惯了这种半城半乡生活的市民，电灯熄过之后，会很快点起煤油灯，蜡烛，于是，一些黑洞洞的窗孔里，又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，时明时暗，时亮时熄，像打瞌睡的眼，显得有气无力，没精打采。狭窄的长条石铺就的大街上，也有几点灯光在悠悠游动，像鬼火似的，那是黄包车夫的玻璃车灯，挑着担子卖夜宵人的防风灯，行路人打的贴着姓氏的纸灯。灯的流通，仿佛这座悄声静气的城市血管的血还在慢慢地蠕动。

啊，它没有死，它还活着。像快寿终正寝的病人在苟延残喘。

多子街如意布庄那宽敞而古老的客厅里，灯火

特别兴旺，红男绿女，进进出出，忙里忙外，灯光映照在一张张模样不同的脸上，这些脸本来都是欢欢乐乐的，喜气洋洋的，此时此刻，一个个如丧考妣，如临深渊，神情惶惶，满面愁态。川流不息的宾客如同是来吊丧似的，表情严肃，默不作声。

这天，是如意布庄老板段如意的儿子段序春举行订婚仪式的大喜日子。就这么一棵独苗苗，虽说是订婚，也是段家的一桩大喜事。更何况段如意又是扬州城里有光有彩有头有面的人物，喜事自然要办得隆重一点，光彩一点。偌大个古香古色的楠木大厅，两壁挂着扬州八怪的字画，正中贴着个大金“囍”字，“囍”字前面，对称地放着一对银制烛台，烛台上插着二尺来长的红烛；烛台之间，是一只青铜香炉，里面插着一炷高香。从早到晚，灯烛交辉，香烟袅绕，呈现出一派令人神驰意荡的欢庆气氛。

如云的宾客，四方的亲朋，早就带着丰厚的贺礼来了；丰盛的筵席，满盘的果品，更是香气四溢，诱得人胃口大开。段如意夫妇春风满面，喜盈盈地忙里忙外，应酬着亲朋好友。

段序春穿着一身十分得体的横罗褂裤，心花怒放地带着未婚妻子朱琼玉接待一个个宾客。他觉得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子比他的琼玉再漂亮了，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男子比他段序春更幸福了。他感到无比快慰和满足。

傍晚五点多钟，段序春出去了，他是去买富春包子的。她每次到他家来，他都要请她上一次富春茶社，泡一壶“魁

龙珠”茶，要一笼三丁包，有滋有味地品茶吃包子，蜜意浓浓地说着悄悄话，引来过多少妒嫉和羡慕的目光。这天是段家大喜日子，宾朋满座，他不能丢下宾朋陪她上富春。他贴着她的耳朵，亲亲热热地逗她说：“放乖点，在家等我，马上就有三丁包子吃！”

她莞尔一笑，看着他春风得意地出了家门。

富春茶社离如意布庄充其量不过百把米远，慢悠悠地一个来回也要不了半个时辰，可段序春太阳老高就出去了，到天黑还没有回来。琼玉的心悬着，神色不安地站在门口，望着车水马龙的大街，望着她和他走惯了的那个巷口，望着从她眼前走过的一个个行人。她望眼欲穿，也没有见到段序春的影子。仿佛有种不祥的预兆，她的心颤栗了。她不由自主地走出大门，顺着石板大街，朝富春茶社走去。

朱琼玉左顾右盼，一高一低地向前走着，昏黄的街灯，将她苗条的身影投在一字铺开的长条石上，不停地变幻着，向前移动着。街上行人稀稀朗朗的，她不放过一个人。走了好远好远，她才发现路走岔了。她连忙回过头来，匆匆地拐进一条小巷，朝富春茶社奔去。

跨进富春茶社的大门，她才喘了口气。她习惯地一脚走进她和序春常坐的雅座。里面人不多，她和序春坐过多次的东北角那张桌子上空空的，没有一个人。她怔怔地站在那儿。不象往日那么多羡慕的目光向她投来，今天的目光都夹杂着几分疑惑，仿佛在问：“今天怎么你一个人来的？他呢？”她不敢和那些目光打照面，连忙把头调转开。堂倌依旧那样

彬彬有礼地上前说：“小姐，请里面坐，包子就来！”

“不吃不吃！”朱琼玉转身，就朝别的堂口跑。四五个堂口全跑遍了，一个个食客也细望过了，没有，没有她要找的序春。

走到门口，她撞见了一个熟悉的堂倌。她一把拉住他，急急切切地问：“你看见段家少爷吧？”

堂倌告诉她：“看见的，早走了。”

“他去哪里了？”

“小姐，这我就知道了！”

“回家了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家的？是不是到什么熟人家去了？是不是被什么事缠住了？不，也许他现在回家了，和我路走岔了。”她这样想着。她急忙走出茶社，顺着来时的老路，匆匆地走回家去。

差不多就在朱琼玉去富春茶社找段序春的同时，段如意也派出儿路人马，到扬州的空军教导队，到亲朋好友家去找段序春，也都是失望而归。

人们度日如年地等啊等啊，等到半夜，全城电灯熄了，段序春还没有回家，愁云满面的段如意只好愁态满面地打发宾客散去。

屋子豁然空寂了。烛光也变得没有光彩，摇曳曳，有气无力。段如意和他的老伴，还有未过门的儿媳妇，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，歔歔叹息。他们一个个目光定了神，不开口，心却一齐挂在段序春身上。

早上，你还对我海誓山盟过。你说，三岁的时候，光四

叔把我们从黄泉路上救回来，一根红丝线从此就把我们的命运牵到一起了。多少双无情的手扯过这根红丝线，扯来扯去扯不断，红丝线还是牢牢地把我们的命运系在一起。今天订婚，仿如在红丝线上打了两个结巴，一头系着我，一头系着你。可你为什么要挣脱这根红丝线，不声不响地走呢？你不管到哪里去，也该告诉我一声。平常我们在一起，你总是妹妹长，妹妹短，喊得人心里痒兮兮，甜滋滋的，可现在你把妹妹无情地扔在一边，不想妹妹，不喊妹妹，不要妹妹了，让妹妹难过，让妹妹伤心。朱琼玉想到这里，差点儿要嚎哭起来。可她又摇摇头，不会不会，序春哥不是这样负心的人。再说，我们两个人的奇特身世，普天之下也找不到第二对。我们跪在青石板上对天发过誓，今生今世永不分离，也让我们九泉下的亲爹亲娘放心，让救过我们的光四叔放心，不要牵肠挂肚我们了。她又怪自己，不该让他去富春买包子。早知出这个事，不要说三丁包子，就是龙肉凤肉包子，我也不吃。序春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妹妹望穿秋水等你回来呐！

慈善心肠的段大娘，这时候更是如坐针毡，六神无主。儿子不回来，她那颗心就像被一根细细的麻绳吊在半空中，抖抖索索的，摇摇荡荡的，直往下坠。她不善言辞，一声挨一声地叹息。她不时地望望琼玉，看看丈夫，她强忍泪水，不往外溢，朝寸肠碎断的肚子里咽。她不忍心看琼玉十分愁伤的面孔，把变得呆痴的目光移向烦躁不安地跳动的烛光。

段大娘记得，就是这样一个点着烛光的夜晚，天空飞着

雪花，寒风在窗外号叫，段大娘和段如意围着火炉在安闲地聊天。

段大娘情意真切地说：“如意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也没有个孩子，你不如讨个姨太太！”

段如意火了：“你胡说个啥！没孩子咱们不是照样过！”

段大娘说：“咱段家总不能没后啊，死了连个端饭碗的都没有。”

这句话如同一把鹤嘴小锤敲在段如意的心上，他浑身抖了一下。是啊，我段如意也是个独子，没有儿子，这么多家产留着有啥用？又不能带到阴曹地府去，日后死了，也没有个披麻戴孝、烧钱化纸端饭碗的，这不是枉到世上走了一遭。他不禁也有点哀伤起来。

正说着，在布庄学徒的沾小二姚国信和他的表妹黄浦突然把门推开，怀里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，夹着一股寒风和碎雪，气喘吁吁地站在段如意夫妇的面前。段如意夫妇一下子怔住了，忙问：“这是哪家的孩子？”

姚国信说：“在一个古庙里拾的。”

啊，一个长得多甜多俊的孩子！段如意夫妇喜出望外。段大娘抱起嘴唇发紫，浑身颤抖，哭声嘶哑的孩子，解开大襟焐着……

养儿，十六七年了，爹和娘把你当成亲骨肉，一泡屎一泡尿把你扯大，没有高声低语骂过你，没有一个指头碰过你。你考取航校，爹娘怕你飞掉，替你订下一门亲事，你不要，你爱上了琼玉。人前人后夸她长得俊俏，又聪明，又伶

俐，简直是下凡的仙女。我们打听到琼玉和你一样的身世，娘说，这是天意；爹说，这是命运。我们答应了。看到你们两个好得如胶似漆，你爹和我眼睛都笑细了。爹娘没别的指望，只盼你们早日建个和和睦睦的温馨小家，给我们生个绕膝的孙儿，爹娘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唉，何曾想到，今天是个大喜日子，你竟丢开爹娘，丢开琼玉，一去不归呢！爹娘和琼玉的心都碎了，春儿，快回来吧，快回来吧！

饱经世故的段如意，一口接一口地闷头抽烟。他的心头仿佛有一种不吉的兆头。他断定，序春不会无故出走，无故离开这个家，无故离开琼玉。这几年兵荒马乱，扬州航空教导队也是分崩离析，朝不保夕，各自在谋出路。他曾劝儿子子承父业，何愁吃穿。儿子说，国不保，家亦难保。爹也知书识礼，你的话不错，爹不勉强你。儿子不是凡夫俗子，不会做出不言而别的蠢事来。也许，教导队里有什么急事绊住了。可是，他派人去查问过了，他人影儿也没有去。他心里突然格登一声，会不会被人拉绑票了。这年头，扬州城里拉绑票的事司空见惯。如意布庄名气不小，财源茂盛。我段如意就是这么个独子，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，拉他的绑票当然能如愿以偿，开多大的盘子也不会讨价还价。如若果真是拉了绑票，我段如意也不心烦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把儿子赎回来。可是，这么时间长了，并没有人送信儿来，能不准人寸肠柔断！

突然刮起风，下起雨来。静坐在屋子里的段如意、段大娘和朱琼玉，一个个思绪万千，痛不欲生。他们渴望听到门

外熟悉的脚步声，听到急促的敲门声。然而，久久地等待，静静地细听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除了风，除了雨。

二

斜对门的怡春院还是明灯亮火的，那是全城数一数二的妓女院。从那些关不严的门窗里，不时地传出忧怨的古琴声，洞箫声，男男女女淫荡的歌声，打情卖俏的疯笑声。琼玉听得心烦意乱，双手把耳朵捂起来。

街头巷尾，时断时续的梆子声，那是挑馄饨担子的驼腰老头儿，想再碰上好运气，做两笔生意，赚个分文半钞，换取明天糊口的米粮；还有的就是黄包车夫咣咣咣咣的铃声，是把那些淫荡在外的公子哥儿送回家门。

渐渐地，一盏一盏的灯光，从乌黑洞洞的窗孔中消逝了，怡春院的琴声歌声没有了，馄饨担子的梆子声不知去向了，黄包车夫的铃声也渐渐远去了，偌大个城市，万籁俱寂。

琼玉抬起头来，喜庆的红烛，燃去大半截了。那滚滚的烛泪，红红的、粘粘的，像是从琼玉心中流出的带血的泪水。正堂中央的“囍”字，也失去了本来的喜庆光泽，像一张愁云覆盖的面孔，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，呆呆地望着琼玉。

街上，隐隐地传来清道夫清脆的铃声。沉睡了几个钟头的城市又甦醒了。

“睡吧，孩子！”显得疲惫无力的婆婆，走到琼玉身边劝道。她身子娇弱。她怕可怜的孩子急出病来。“春儿可能被什么事情缠住了，他会回来的。”她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，喉咙像堵着一块东西，话才出口，泪似泉涌。

琼玉泪水汪汪的眼睛，已经失去了昔日奕奕的神采，目光痴呆了。她知道，善良的老人只不过在宽慰她。她何尝不在惦念儿子呢！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倒在段大娘怀里放声大哭起来。远道而来，晚上没有回家的几个亲友，一齐上来劝解她，安慰她。她哭得更凶了。

“笃笃笃”，清晰而急促的敲门声，止住了琼玉的哭声。

“啊，回来了！”人们的心头不约而同地闪过这样的念头。一个个屏住呼吸，盯住禁闭的大门，脸上浮起一层希冀的神色。

一直抱头叹息的段如意，听到几声有节奏的敲门声，条件反射似地从凳子上跳起来，飞快地奔到门口。门开了。不是他们盼望的序春。进来的是一位三十开外的陌生的青年人。人们惊讶了，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，望着站在门口的年青人。

“你是……”段如意怔了片刻，才问。

“我找段如意段先生！”

“卑人就是！请问，你是……”

来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和一个红色纸包：“我是来送信的。”

哦，儿子果然被拉绑票了。不管怎样，只要人好好的，

钱钞的办法好想。他的心反而倒有几分踏实了。

段如意用那颤抖的手接过信和纸包。

信是序春写的。信封上和纸包上那流利的行书，段如意和朱琼玉都很熟悉。哦，不是拉的绑票。

屋子里的空气凝聚起来了。仿佛赌场上押上全部家当的赌徒，目光定定地在等待揭晓似的。一颗颗心蹦跳起来，一双双眼睛盯在段如意抖抖索索的手上。那僵硬了的手指从信封里掏了几次，才将一张薄薄的纸片从信囊里头掏了出来。

信果真是序春写的。字不多，寥寥数语。

爸爸妈妈：

孩儿已经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暂时不回来了，请多保重。戒指交给琼玉，请她不要等我了，祝她幸福！

儿

序春

“啊，他究竟哪去了，他究竟哪去了！”琼玉飞快地扑到门口，想问送信来的人。

送信的人走了。他趁人们聚精会神看信的时候走了。他没有留名留姓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任何人也没有注意这位神秘的送信人。段如意顿足捶胸，恨自己没有挽留住送信的陌生人，好向他问个明白。

朱琼玉发疯似地冲上大街，她要追问那送信的。她顺着大街，不辨方向地踉踉跄跄地追着，喊着：“序春究竟到哪儿去了，序春究竟到哪儿去了……”

大街死一般的沉默，苍天没有回答。

她倒在石板铺就的街上，被人舁了回来。她浑身没有四两力气，瘫倒在床上。她不哭，泪泉干涸了，哭肿了的眼睛呆痴痴地望着朱漆板壁。她纹丝不动，像泥塑木雕的人儿。

她忽然支撑起软绵绵的身子，打开那红纸包。纸包里是一只金灿灿的戒指，一只订婚戒指。扬州人的风俗，男女订婚要有两只戒指。戒指是由男方打的。每只戒指要镌上一个字，一只镌男方名字上一个字，一只镌女方名字上一个字，订婚那天，一人一只戒指，男方留下镌有女方名字的戒指，女方留下镌有男方名字的戒指，这是订婚的信物。如若一方退回戒指，就算解除婚约了。朱琼玉望着段序春退回的戒指，发疯般地狂喊道：“你为什么要退婚？你对我山盟海誓过，你说永远爱我，你说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你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也要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今天这个订婚的日子也是你定的。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那是个什么地方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为什么突然变心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何必当初？何必当初……”

三

常言说，女大十八变。三年不见，唐璜已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如出水芙蓉，清新俏丽。章公寿章处长看到她几乎都不认识了。那苗条的身材，那丰满的胸脯，特别是那双水灵灵，笑盈盈的眸子，使这位三十挂零的章处长血液奔腾了。他真不相信，面前这位窈窕淑女，就是他六七年前抓住的那个黄毛

丫头。

那是一个秋风飒飒、寒霜严严的清晨，新四军的宣传队长章公寿带着他的宣传队，穿行在重峦叠嶂，千山万岭之间。一夜的行军，一个个神疲力倦，劳累不堪。他们在一条山间小溪边歇下来，用清凉的溪水洗把脸，提起精神再赶路。溪水淙淙，浪花欢跳，叮叮咚咚朝山下流去。

蓦然，上游隐隐传来低低的山歌声。这是一个少女唱的，低沉，婉转，动听。章公寿抬头一望，上游有位少女在溪边洗脸。也许她见到生人，歌声嘎然而止，人也不见影儿了。

章公寿好奇地沿着小溪向上游寻去。

浓密的松枝遮住一个山洞，章公寿轻轻拨开一丛松枝，探头张望，一颗拳头般的石块飞了出来。章公寿后退几步，大声问：“里面是什么人？”

又是一块石头，呼地从章公寿的耳边擦过。

章公寿掩在松树背后，朝洞中窥看。嗨，这是个半间屋大的山洞，洞中铺着枯枝败叶，一个蓬头散发，衣衫褴褛的少女，浑身抖索地蜷缩在山洞的角落上，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发着凶光，警惕地注视着前来侵犯她那领地的陌生人。

“小姑娘，不要怕，我是好人！”章公寿温和地喊道。

话音未落，又飞来了一颗石块，不偏不倚，砸在树干上，迸开去老远，飞落在小溪里，溅起一簇水花。

一会儿，几个女队员围上来了。一个个伸头朝洞里小心地望去。

“野人，野人！”有人惊叫起来。

见到这么多人，小女孩蓦地跳了起来，抓着一块石头，奋不顾身地向外冲去。眼疾手快的章公寿，一把抓住她的膀子。小女孩哇地一口，咬住章公寿的手臂。章公寿依旧抓住少女不放，跟着几个队员上来，把少女紧紧抱住。她拼命挣扎了一阵，而后无力地瘫倒在地上。

章公寿的手臂上，一个个齿痕中冒出鲜血来，疼得钻心。他依然笑嘻嘻地对女孩说：“小姑娘，别怕，我是新四军，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是不打不骂不杀老百姓的！”

小女孩眼睛瞪得更大了。她望着一张张陌生的脸，都是那么和善，那么温情，不像坏人，不像土匪。她把手上的石块丢了。她瞅着章公寿手上的鲜血哇地哭了。她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学乡里人的土方法，用嘴吮干了他手上的鲜血，而后“嘶”的一声从身上撕下一片衣角，跪在地上细心地替章公寿包扎伤口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唐瑛！”

“家住哪里？”

“唐家岭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一个人到这荒山野岭来？”

唐瑛又“哇”地一下子大哭起来。

唐瑛的爸爸三年前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了。留下她和相依为命的母亲。一天，日本鬼子开进唐家岭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，唐瑛年轻妈妈被鬼子奸淫后，又被杀害了。唐瑛忍无可忍，操起一根撑门棒，一下子把鬼子兵打昏在地，而后

逃往后山，翻山越岭，躲到这个山洞里，吃野果，喝溪水。春来秋去，一躲就是一年多。不想现在遇到了这么多不相识的人。这些人非常非常的好，没有伤害她的样子，她也就放心了。

“小妹妹，给你！”有的宣传队员从袋里掏出窝窝头，递到唐瑛的手上。

“小妹妹，穿上！”有的宣传队员看见唐瑛衣服破烂不堪，光着脚丫，就脱下衣服给她，把带的鞋子给她。

唐瑛哭了，趴下来就磕头。她不住声地说：“叔叔阿姨，带我走吧！叔叔阿姨，带我走吧！”

队员们不敢作主，一双双眼睛望着章队长。唐瑛也想上去向章公寿求情，一看见他手上的鲜血，又连忙低下头来。

“小姑娘，你会唱歌吗？”章公寿笑着问。

“会唱山歌。”她不好意思地回道。

“你唱给我们听听！”

“我唱不好！”

“刚才我们听到你唱的，很好听，唱！”大家一起鼓励她。

她又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，便清清嗓子，一连唱了七八首山歌。歌声婉转，甜润，山鸣谷应，十分动听。

章公寿拍拍小姑娘的肩膀说：“好，我们收下你，教你唱歌！”

此后的岁月，走南闯北，进城下乡，唐瑛总是人前人后跟着章公寿。她不喊他章队长，总是叫他章叔叔。